

紫石沟，幸福沟

□冯敏生

奔腾的黄河，从远古流淌至今，滋润了岸边的田野村庄、花草树木以及山川河岳，也孕育了其西南支流弘农涧河岸边的紫石沟。

在湛蓝天空的映照下，盈盈的砚池水晶莹清澈，水底紫色的石头河床红润明丽，紫波荡漾。举目眺望，那周围环绕的连绵起伏的山坡上，松柏黛绿青翠，山花烂漫芬芳，黄栌绚烂似火，纷纷倒映在水面上，五彩斑斓，撼人魂魄，仿佛大自然这支神来之笔，浓墨重彩，欣然描绘了一幅精美画卷。

以前，谁也没有留意过紫石沟。这条布满紫色石头的小山沟，寂寞地躺在灵宝市朱阳镇运头村的弘农涧河的南岸。虽然哗哗奔流的弘农涧河，从紫石沟口悠然走过，虽然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沿着由豫入陕的入口处015县道，从紫石沟眼前熙攘路过，但是这条孤单的紫石沟，却很少有人光顾。
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条极不显眼的紫色石头沟，竟是虢州石的故乡。山谷里，河流清澈碧透，沿岸山叠森翠，山谷清幽，云雾缭绕，为紫色石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。这些岩石，色泽明艳，质地绵软，花纹精致，清香袭人。在紫色岩壁上，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石刻字迹，有的清晰可见，有的若隐若现。站在紫石沟底，令人遐思万端。遥想当年，这里繁忙热闹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那“叮叮当当”的敲打凿击声，运输的车马喧嚣声，不时在山谷里回荡……

在一个雨后的秋日，一位姓王的资深摄影家无意间从黄河岸边出发，沿着弘农涧河，只身一人来到紫石沟。雨后的紫石沟，鸟雀喧鸣，空谷清幽，山间雨水汇聚成一股清泉，在裸露的河床上“叮咚叮咚”地流动着。

清澈的山泉水撞击在横七竖八的石头上，水花四溅，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就在水中央石头断裂的缝隙之间，生长着一棵被当地人称作“老鸦扇”的野生花草。叶子共有一片，油绿厚润，左右对称，像伸展开来的一双小手，中间长出一支青蒜薹一样的绿箭，顶端盛开着一朵紫色的小花。

这时候，阳光斜射在紫石沟，照射在溪水流动的紫红滑润的河床上。清澈的山泉水，倒映着红晕的阳光以及两旁绿油油的山坡。

摄影家老王面对眼前动与静、红与青、刚与柔交相辉映的优美意境，欣喜若狂，调好焦距，“咔嚓嚓”按下快门。

于是，这幅名为《紫石沟之光》的风景照片，便出现在各类宣传图册上，并不断地被各媒体转载刊发，同时也成为推介高山古镇朱阳文化旅游的名片之一。

再后来，虢州石、虢州砚以及紫石沟的那些事儿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。2019年冬季，央视七套摄制组历时一周，在紫石沟拍摄了这一题材，再现了当年虢州石采集、虢州砚制作这一民间工艺的历史盛况。之后，紫石沟成为摄影家、石文化研究者、砚台收藏家等的青睐之地。

驻足弘农涧河岸边，我回首眺望浸在夕阳下的紫石沟，只见它披着一身霞光，闪烁着绚丽的光芒，仿佛对我说：紫石沟，必将成为乡亲们的一条幸福沟。

深秋香满村

□吉项鱼

霜降的头一天，我们来到朱阳镇南庄里村。

这是沿着一道沟槽的地势建起的小村庄。进村的水泥路北边是高高的土屋，土屋上山菊花烂漫，像给土屋缀满了小小的明黄扣子。南边一条小河“哗哗啦啦”流过，唱着乡村振兴的欢歌。

我们沿着小河逆流而上。只见一片片斜坡地里，干枯的玉米秆子，就像一个个卫兵，守护着小村庄。

村委会大院的两层小楼干净整洁，村里的王书记中等个子、瘦瘦的，一说话老是笑笑的，和蔼可亲。王书记的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。一同来的朋友说，小伙子是村里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卫卫，到这里半年多了。

王书记说这个村有11个组，1000多口人，主要是种植烟叶。村里有1400亩烟叶，也有玉米、苹果、花椒、小杂水果等。

跟着王书记在村里走访，沿路只见一排排的灰色的炕烟房。炕烟房里正炕着烟，阵阵香气弥漫在空气里。朋友说闻到了奶油一样香的味道。王书记说：“有香气儿的烟，才是最好的，烟叶炕出来黄澄澄的，是上等烟。”

说到炕烟，王书记兴致可高了。王书记说，这个村就是靠烟叶走向乡村振兴的。村里每家每户都有20亩到30亩的烟叶，从每年4月开始整地、盖地膜，5月1日开始栽烟苗，烟苗都是乡里烟站供应的，一亩地1000苗。6月要除草和打药，8月烟苗长高了、开花了，就该“打顶”了。所谓“打顶”就是把花掐掉，让下面的叶子有养分，快快成熟。

“怎么才能知道烟叶成熟了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不能要绿绿的烟叶，绿绿的叶子炕出来还是绿的。要发黄的叶子，炕出来还是黄黄的。”

烟叶熟了，要雇人掰叶子，叶子掰下来，还要拧成“小辫子”，一排排挂好，开始炕烟了。现在都是用电脑操作，电脑掌控温度和湿度。要炕得干干的，然后再加湿。每家都有一个加湿器，加湿器给它再均匀地喷上水，然后再拿到镇里烟站去卖。

王书记滔滔不绝地介绍着。

我又问：“镇里烟站，分级严不严？”

王书记说：“可严了，咱也理解，人家都要保证质量的。”

村里的烟农从每年4月一下忙到10月底，这期间全心全意地侍弄烟苗。

王书记又带领我们去看村里的苹果示范区园，刚刚脱了纸袋的苹果，粉嫩嫩的，阳光一照，宛如少女的脸庞。这是新品种矮砧苹果，一串串垂下，几乎要挨着土地了。地上有反光膜，是让苹果着色的。

王书记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，让我们品尝。王书记说：“这里海拔1000多米，温差大，要吃就吃树梢上的，红，好吃。”我吃了一口苹果，真是香甜。王书记说：“这里的苹果不打药，不上化肥，土里上的都是农家肥。”

从苹果示范区出来以后，我们又看见了一排一排的炕烟房，又闻到了一股一股炕烟叶的香味儿。在这个原生态的地方，在这个深秋收获的季节，在这个香气溢满山沟的季节，农人们忙碌着，快乐着，收获着，幸福着。

香气飘满南庄里村，我们沉浸在这阵阵香气里，思绪万千。



驶过岁月的绿皮火车

□李建树

让人安心。

踏上绿皮火车，仿佛踏入一个别样的世界。车厢里，人们的说笑语、交谈声，孩子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曲独特的交响乐。过道上，时不时有推着小车的乘务员经过，嘴里喊着：“啤酒饮料矿泉水，花生瓜子火腿肠。”那声音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，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热闹与真实。

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的风景缓缓后退，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惬意。田野、山川、河流、村庄，一一从眼前掠过，像一幅流动的画卷。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脸上，暖暖的，让人不禁沉醉在这美好的时光里。绿皮火车的速度并不快，但正是这种缓慢，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去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在这快节奏的时代里，绿皮火车就像一处绿色的桃源，让人们暂时逃离喧嚣与忙碌，回到最本真的生活状态。

车厢里的人们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各行各业。他们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，带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；有的是外出旅游的游客，怀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期待；还有的是回家探亲的游子，心中满是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。

在这里，人们没有身份的隔阂，没有地位的高低，大家都平等地坐在车厢里，共同分享着这段旅程。

曾在绿皮火车上遇到一位老人，他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，静静地看着窗外。我好奇地与他攀谈起来，才知道他是一位退伍军人，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与沧桑，他给我讲述了那段战火

纷飞的岁月，讲述了他和战友们的英勇事迹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地被他的故事打动，也对绿皮火车有了更深的敬意。它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，更是一个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，承载着无数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。

绿皮火车的历史，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。它曾是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与希望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交通不便的年代，绿皮火车就像一条绿色的巨龙，穿梭在祖国的大江南北，连接着城市与乡村，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。

听老人们说，过去坐绿皮火车是一种别样的体验。车厢里常常拥挤不堪，有的人要站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才能到达目的地。但即便如此，大家依然充满了热情和期待。在火车上，人们互相帮助，分享食物和水，一起度过漫长的旅程。有些在绿皮火车上结识的朋友，甚至成了一生的挚友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高铁、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逐渐取代了绿皮火车的地位。它们速度更快，更加舒适便捷。然而，绿皮火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永远无法被取代。它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，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。

如今，当绿皮火车缓缓驶过，那熟悉的身影和声音，总会勾起人们心中无尽的回忆。它带着我们穿越回过去，重温那些美好的岁月。那些曾经在绿皮火车上度过的时光，那些与陌生人的邂逅，那些望着窗外风景的沉思，都成为我们生命中宝贵的财富。

绿皮火车，岁月的列车。

月照大河

□王吴军

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，黄河岸边的村子亮起点点灯光，衬托着月亮的皎洁。黄河的河面上也有一轮月亮，比起天上的月亮，更多了几分摇曳的韵味。

我默默地站在黄河岸边，月光洒在我的身上，仿佛一泓清泉灌溉着干涸的土地。我的思绪也落入黄河的水波里，轻轻地，随着河水流向远方。

朝远处望去，河堤之外的远处零零散散有汽车驶过，车灯像流动的星光一阵阵闪过。风阵阵吹来，轻柔得如同母亲的手，岸边的树林和花草，被微风和月亮装点得像一幅生动的油画。

远处飘来二胡声，是《二泉映月》的曲调。《二泉映月》悠长而深情，婉约而又热烈，很适宜此时月光下静静流淌的黄河。黄河是宽阔、恢宏的，也是细腻而深情的。我抬头凝望这一轮黄河月，月亮犹如最初的月亮，花草树木也仿佛是最初的花草树木，二胡曲荡漾其中，像是白天鹅在月光里翩翩起舞，空灵、清新、高远、优美，令人沉醉。

黄河边有一棵古老的柳树，因为在古渡口口生长了一百多年，被称为渡头柳。它在月光下似乎要飞走，却又恋恋不舍，终究不肯离去，也终没有离去。月光洒在渡头柳的枝枝叶叶间，又随着它枝叶的摇动而弥散开来。柳条浸润在月色里生动欲飞的姿势，活力十足。这时，几个年轻的男女走了过来，他们似乎是第一次看到黄河月的美好，忍不住朝着黄河兴奋地大声呼喊起来。被他们这么兴奋地一喊，黄河岸边的一切好像被猛烈地碰撞了一下，月光在黄河的河面上微微荡漾，黄河岸边的花草树木，仿佛在热情地回应着。呼喊声渐渐飘散而去，几个年轻的男女也随着这声音而远去，消失在月光深处……

今夜，黄河岸边到处涌动着美好的情愫。一轮月，亮在黄河之上，一条河，流淌在月光的皎洁里，一朵花，芬芳在黄河月的美丽中，一棵树，挺拔在动人的光阴里，一个人，站在黄河边的天地深处，还有黄河岸边的村庄以及一阵阵细微微微的清风，吹拂在远远近近的地方。

今夜的黄河边，不论是微小的灯火、人和花草树木，也不论是浩大的夜空、长长的黄河，乃至无垠的宇宙，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滚滚红尘里，微小的无须自卑，浩大的不要自大，彼此之间，需要的是不卑不亢与和谐相处。

今夜的黄河边，我明白，与辽阔的黄河相比，我也是微不足道的。但却有大的空间容纳我，有天涯和大地容纳我，有无垠的宇宙容纳我，因此，我也就成了大地上自有其美的风景、长长黄河里的一滴水、无垠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天地间的一切就是有限和无限的共同存在……

月照大河，黄河滚滚东流去。站在河边，抬头凝望这轮黄河月，我的思绪像一只展开翅膀的白天鹅，在黄河这条无限辽阔的大河之上，自由地飞翔。

等你绽放

□孙克艳

条一样婀娜地垂下来，颇像吊兰，却比吊兰柔韧，别有一番情致。于是，我隔三岔五地浇水，任它慢慢地生长。在平淡又忙碌的日子里，我忘了最初对它的期盼，也忘了曾经的失落。

日子流水似的，一眨眼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过去了，夏天也结束了。那盆苍翠的炮仗竹长得更旺盛了，好似一汪碧绿的瀑布，从花盆里倾泻而下，甚是养眼。

那天，我给花儿浇水时，忽然在层层叠叠的绿色中，看到了一抹艳丽的红色。啊，炮仗竹开花了，虽然只有一朵！那朵开得正盛的花儿红彤彤的，鲜艳灿烂，花儿的顶端像小喇叭似的，露出琐碎的花蕊，恰似一个已绽放的炮仗，果然名副其实。

我蹲下身来端详。接着，我在几支炮仗竹的枝条末端，看到了几个小米粒大小的花苞，鼓囊囊的，炮仗竹的花儿就在那里孕育。倏地，我的心也好似开了花，莫名地欢喜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只要有空，我总要围着炮仗竹端详一番，看着它如何从小米粒慢慢地伸展，长大，从小米粒中吐出一个越来越大、越来越长的红炮仗。是的，在花儿即将绽放前，那朵通体赤红的长筒状花儿，就是一个尚未点燃的炮仗。当它怒放时，就是一个已经燃过的炮仗。啊，炮仗竹花，这名字可真贴切，可真形象！

从那以后，那簇被点燃了的炮仗竹，就像点了引线



好看故事

一棵香樟树

□刘希

周明家有棵香樟树，很有些年头了，长得高大茁壮，一年四季散发着幽香。周明很喜欢这棵树，因为它就长在自家院儿的西北角，不占地儿，一到夏天，一家人在绿荫如盖的树下乘凉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可弟弟周海却不喜欢，这树挨他家太近了，长得还有点歪斜，向他家屋顶伸过来，总爱往屋顶上落叶子。特别是秋天，风一刮，叶子全落到他家瓦上，为了清理瓦上的树叶，他没少费功夫，时间长了，还会造成屋顶漏雨。这棵树，简直就是他的噩梦。

周海让哥哥周明赔偿自己的损失。周明眼睛一瞪，不耐烦地说，这树是野生的，又不是他故意栽的，凭什么让他赔。周海想把树砍了，但树长在周明家的地界上，周明不让砍不说，还到处扬言，说要是周海砍了这树，必须赔偿他十万元钱。其实，两家的恩怨倒不只是因为这树，几十年来，两兄弟相邻住着，水田放水、建房地界之类的小事，都积攒下了一些矛盾，两人心里都有些不痛快，谁也不肯服软。

两家紧挨着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况且是亲兄弟，闹僵了不好。有村干部上门调解，但收效甚微。周明周海两兄弟关系不好，连带着孩子们关系也不好。关系不好，但不影响两家人拼着命地攀比。周明的女儿考上重点大学后，全家洋洋自得。周海也咬着牙，逼迫孩子学习，虽然他儿子年年成绩倒数。周海买了小汽车，没多久，周明也跑去考驾照。日子赛着过，倒也一

天比一天好起来。

周明扬言说，这辈子，他不认这个兄弟，他也过得得好。周海有些怒不可遏地回应：“不认就不认。我就当没这个哥。”两个人铁定了心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事情发生的有点突然。一天深夜，周明被一阵剧痛惊醒，好不容易坐起来，发现自己大汗淋漓，头痛欲裂。他顿感大事不妙，赶紧让妻子去找人送他就医。可大半夜的，去哪找人？医院又远，住得近的只有周海。无奈之下，妻子只好敲响弟弟周海家的门。听闻哥哥突发状况，周海慌忙爬起来，赶紧开车载着他往医院赶。周明住了三天重症监护室才脱离生命危险。医生说要不是抢救及时，恐怕性命难保了。一向要强的周明听到这话，别扭地低下头。

妻子这时在旁边开导他：“这次真得感谢你弟弟，关键时刻还是自己家人管用。”周明别过脸去，什么都没有说。

周明出院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香樟树修剪枝条。他把那些伸向周海家的枝条，全都锯断了。一直忙到傍晚，绿荫如盖的香樟树只剩下几根稀疏的枝条。他看着被剪了枝的香樟树站在金色的夕阳里，似乎比原来更加精神，自己悄悄地笑了起来。



流年碎影

去年春节前夕，为了营造新年气氛，我特意在网购平台上挑选了一盆炮仗竹。

此前，我从未听说过炮仗竹这花名，更没见过。之所以在姹紫嫣红的众多花卉中选中它，是因为它那挤挤挨挨的花朵实在醒目，甚至是招摇。墨绿色的枝干间，一嘟噜一嘟噜炮仗一样的花儿小巧可爱，又好看又热闹，恰好满足我的需求。

收到花后，我很诧异。那是一簇小小的绿植，葱茏的青翠杆径上，尽是竹子一样的分节，只有几片零落而凋零的叶子，却不见一朵花蕾。它什么时候能开花呢？询问了客服，才知道我在匆忙之间拍下的是小苗，不带花苞，不确定什么时候才能开放。虽然心生沮丧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还是细心地把花苗移植到花盆里。

随着繁忙的日子一天天流走，那盆炮仗竹除了长得更茂盛外，仍然没有开花的迹象，我只能望着它叹息。

一天，我在天桥上又遇到卖花的，就买了一束红色的澳洲蜡梅。回去后，将它插在花瓶里，像一团耀眼的火苗，整个房间一下子就生动起来，让人心也跟着温暖起来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失去土壤依附的澳洲蜡梅，就成了一束干花，没了之前蓬勃的生机，叶子、花朵和花蕾纷纷掉落，我就将它丢弃了。

而那盆不起眼的炮仗竹，依然在悄悄生长，枝条更长了，也更密了。尽管不开花，但它那葱郁的枝条，像柳



题字：邵玉铮